

東萊集

三十六之七

師友問答

年譜

壙記

漢書門類	三四九	二七四	一四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四九	二七四	一四	一
漢書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4
冊數	12 (11)
函號	313 4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萊先生呂大史全集卷第三十六

師友問答

與朱侍講答問

太極圖義所質疑

淺草文庫

無聲無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

太極即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恐多系焉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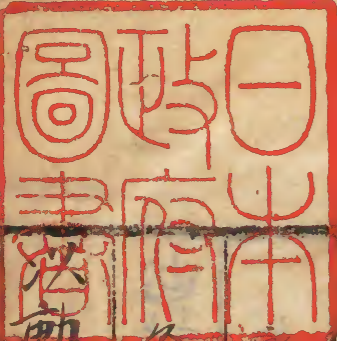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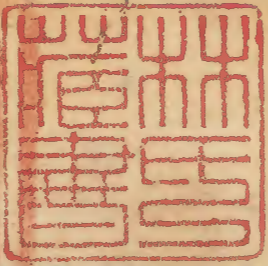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

而命之道也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

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

各正其性命也

動而生陽為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為成之者性恐



有分截之病通書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誠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却自渾全太極道也陰陽器也

此固非世儒精粗之論然似有形容太過之病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

太極無未立之時立之一字語恐未瑩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其性也各一其性則各具二太極而氣質自為陰陽剛柔又自為五行矣

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則

各具太極亦似未安深詳立言之意似謂物物無不
完具渾全竊意觀物者堂於完具之中識統宗會元
之意

有無極二五則妙合而凝

二五之所以為二五者即無極也若有無極二五則
似各為一物陰陽五行之精固可以云妙合而凝至
於無極之精本未嘗離非可以合言也

妙合云者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纏綿乎其中

陰陽五行非離性而有也為之主者又有纏綿錯

綜乎其中者語意恐未安

男女雖分然實一太極而已

分而言之一物各一太極也

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其實一太極也

此一段前後皆粹中間一段似未安

生生之體則仁也

體字似未盡

靜者性之真也萬物之所以各正性命而天下之大本所以立也中與仁之謂也蓋中則無不正而仁則無不義也

中則無不正仁則無不義此語甚善但專指中與仁為靜却似未安竊詳本文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靜者用之源而中正仁義之主也五行順施地道之所以立也中正仁義人道之所以立也

五行順施恐不可以地道言之矣之道曰仁與義亦似不必加中正字立文之道統而言之仁義而已自聖人所以立人極者言之則曰中_正仁義焉文意自不相籠襲

☰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

○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無極二五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之語恐不當用於此

非中則正無所取非仁則義無以行

未詳

陽也剛也仁也（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
也物之終也

後章云太極之妙陰中有陽中有陰動靜相涵仁
義不偏未有截然不相入而各為一物者也此語甚
善似不必以陰陽剛柔仁義相配

中庸集解質疑

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
言之區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
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
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與孟言
始終條理似不類知之在先然後行其所
知以終之此自當剖判

中庸不可能一章章句可疑處恐是立語太高如有
有為之者則
與道二矣不可以為道其末云然則道終不可為

乎曰自道言之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學者觀之

則所謂求仁者其可廢乎如此說破却似無病

鬼神之為德也鳥飛魚躍兩章平處看未出却道此教

達道達德兩章細讀發本文句有脫漏不相屬處誠

如來論但困而知勉強而行勇也殊未能達如浴天

錫之勇曾子孟子所謂大勇豈困而知勉強而行者

乎如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也似未安仁者安仁智者

利仁此則有輕重中庸論智仁勇銘之曰三者

至誠無息解云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其動以

天故無息前此蓋疑而其動以天下句文云無息

者誠之體也下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無息者誠之體

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

不尊不信一章經文云下焉者雖善不尊象山解云

三代而下卑陋而不尊卑陋二字恐與經文善家相

妨若改定云三代而上遠而無微三代而下近而不

尊頗似穩當

如漢人所謂親見楊子雲狀貌不能動人之意

答朱侍講所問

子在川上范內翰記程子之言指此逝者為道體

象山以不逝者為道體同異如何

象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

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

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真者異乎此其可乎
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兩教字同不異說如
何明道伊川說修道自不同呂楊游氏皆附明道
說古注亦然但下文不相屬又與明誠處不相貫
不知如何

修道之謂教設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成者
也教字本同但所從言之異耳天下皆不失其性則
教不必設道不必修惟自誠明者不能人人而然故
為此脩道設教然後人始得由此教故自明而至於
誠也使道之不脩設教有所偏則者亦必有所

差安能自明而至於誠乎二程諸家脩道之說或主
乎設教或主乎為此而設教如言已失其本性故脩脩
而求復之此言為此而
教其歸趣則一而已

中和之中與中庸之中有同異否道書十八卷所
謂中之道與在
中之義
何別

中和之中以人言也喜怒哀樂之未
發說人上說中庸之中以理
言也統論中
之道道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
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參前倚衡指何物而言
誠之形行之著也

良其指在學者當如何用

良其指在學者用之莫若止其所有所止則外物之交乎前不能止之故夫子釋彖之辭不曰良其其而曰良其止其意可見

仁字之義如何周子以愛言之程子以公言之謝子以覺言之三者孰近程子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為仁又曰或謂訓人訓覺皆非也然則言愛言覺者皆非耶孟子曰仁人心也前輩以為言仁之功無如此者其說亦在且程子以為性一孟子以為心其不同者又何邪

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為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為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如遺書所謂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不曰自心之有動者謂之情程子之言

又

夷齊之逃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平日規摹自如此所以為聖之清也程子之言祇是平論事理耳太伯端委以治吳則斷髮文身自是仲雍事蘓氏所

不入

引漢明帝帝唐玄宗却不相當詩梅王季因別友則一
友甚兄推此心也太伯而不去王季必有所不敢居
矣明帝玄宗則以位為樂者也東海王讓帝方晦迹
以避猜疑決無挽不容釋之患又何煩高舉遠引一
乎
富而可求一章舊從上蔡說近者伊川經解為長蓋
上蔡以命言天下之士徒解言富不可求夫子則知真可求
聖人分上固不必論命也
將堯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甘其善者也孔
子夢見周禮潛誠篤寤寐無聞者也

傳不習乎恐祇是不習而傳與人蓋三者皆是與人
際接之事知用之難而懼動之差曾子用密察之工
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言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在事
不在已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三代之一
俗毀譽亂皆由直道亦未嘗以已矣參之也夫子傷當時
毀譽亂其放亦之吾心而後慨然懷先王之舊俗一
也不言毀者蓋如易象舉上文包下句以譽言包毀語
勢當然只語勢當然便可見元者善之長也但括出則味却薄蓋矢口自如不是特地也班
固歸於上之人推本而言亦在其中第章指未必如

此

脩道之謂教依呂楊說其穩

仁說竊謂已分上工夫與語學者不同精講則辨

折豪釐 不留一字之義此已分上工夫也若語

學者聖賢門中多是替指示下手處或拈出親切處鮮

有正言其期者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命辭立

言欲使學者有所向為夫是難事固有立言者所見

本不差抵緣未熟到得流布語下生病者多矣此易

傳所以不輕出

改定仁說此去歲本殊完粹言仁錄所疑如論未為

得仁等處料條極精密又所云思慮語言躬行以自

不可廢但欲實到即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

講說此誠不可易之論深中談玄之病然 却

有懲創太過處凡言仁錄中仁道無窮非思慮言

可盡之類固有過高處恐不必例皆疑之宜然莫覺

悚動乎中之類非指言仁體似不必疑之蓋無所歸

宿則誠不可若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固有非

言語所可盡者也以覺為仁則誠不可若所謂天民

之先覺因非覺字不道著也大抵論學之難其高者

其病墮於玄虛就平者其末流於章句按二者之失

高者使入於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為勤訓故博行
義輕重不同然要皆自是偏耳如寄示諸說固足以深
揅窮大失其所居無所倚著之病然天下事未嘗無
對懲剗太過獨不思倚著之病于執中之難深願體
之五六年每見誨示下而復高高而復下非飽經歷
真切磨何以臻此用工之實進德之新於此可窺然
惓惓之意猶謂要必中立不倚則處所終措所散無
傳習之外不識如何

龜景迂其孝固難然質厚而勺法少穿疑金可取者固
多也大氏北方亦筆議雖各有疵然要可養長忠厚

華囂浮自當並存也

又詩說辨疑

思無邪放鄭聲區區朴直之見只守此兩句縱有它

說所不敢從也

論語集註解思無邪一段雖說得行
終不若舊說之省力至於放鄭聲一

勺法與鄭漁仲
之說不可兩立

橫渠謂夫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頌各

得其所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下衰三桓僭竊

自太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聖人戢頌之助功化如

此若如鄭漁仲之說是孔子反使雅鄭淆亂然則正

樂之時師執之從便合入河入海矣可笑也集傳

所以誤取渠仲與石虎語雖無復君臣之禮然廢黜

愚竊終是安君今此人痛惜親戚之不可拔葉其語
往往似罵其實愛之切也忽是正嫡又資質厚善國
人深憐之及制如是之多不可作歎善怕惡者也宋
玉登徒子賦用道天路之語左傳韓起解褰裳之義
均為它書之引詩者也皆非詩之本義也今集傳一
則采之一則以斷章而弃之謂韓起之言非詩之本
義則登徒子賦亦可始
此說無乃猶以同異為取舍乎此却須深加省察若
措之事業如此則甚害事也或喜漁仲之說方統
且留此紙數年之後試取一觀之恐或有可采耳

與張荊州問論語子孟子說所疑

十世可知章若夫自高祖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
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

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宜而已低字者並
商新本說

以大觀之因時會通以行典禮其損其益百世可
知也或少潤色之或盡變革莫不在其中矣恐
不必特然拈出

冒與遺貴是人之所以欲章不以其道得處言貴則不
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

恐於本文未協

朝聞道章聞道則不忍斯而離於道安章順理

雖夕死可矣

伊川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辭義最字若謂安常順理雖夕死可矣聞道者固如此但於文義為不協似是徵文異端了此一大事之說故發此義然深味伊川之語自與異端驚怪超悟之語判然不同自不必徵文也

能以禮讓章謂雖繁文末節具存而躬率者不先則其本既亡矣而何以謂之禮乎

上篇所云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其繁文末節雖多亦可以觀此語却穩蓋就其人分上說既不。本則所為無非繁文末節也若施之於此章則似未安此章之章恐是不能以禮讓其本既亡矣則其為國也將始禮何禮未嘗亡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宰予晝寢章而又謂今吾於人聽言觀行而勉之以改是

於予與改是蓋言因宰我而改此觀人之法所以深厲之也若曰勉之以改是則文意似不平直

天子之言性與天道章句性又曰天道者兼體用合天人而明之也

自人言之則曰性自理言之則曰天道天人本無二
然有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焉所以合天人而
明之也謂之兼體用則未安以性為而體以天道為
用可乎

自夷叔齊不食舊惡章二子者於其所為胸中休
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已
惡惡之心所過者化無復疑滯蓋其所惡在事不在
已然之所以希也然當如以朝衣冠坐於塗炭之
時恐難以胸中休休然形容之蓋陰陽慘舒各有氣
象如雷霆震擊固隨即開霽然雷霆只可謂雷

雷

不可謂之恭風和氣也夷齊之惡惡固皆天理然終
是有聖之清意思必如孔子乃可謂之率夫天理之
常也

孰謂徵生高直章乞醯之事若不失於欺偽則失
之於姑息

恐只有委曲姑息之病

巧言令色足恭章是皆常人之所安行而不以為

耻者

然

此句待世太輕巧言匿然之類常固多不免然其一
間豈無知其非者但為已不切視之悠悠不以為恥

耳 之常人所安行則不可

已上並論語

中也養不中章開明其而其惑

此句已涉教恐當刪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章大能反之者也所謂自
明而誠者也若夫上知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
不喪失所謂自誠而明者也

大與聖對言之則有等級若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則非聖人莫能與此蓋自充實輝光
必上皆可通謂之大人也謂之不失赤子之心則及

之而不失者與元不喪失者皆可也矣恐不必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資資者憑藉據依之謂

資固為憑藉資資養資用之意其義乃字

仲尼亟稱於水章然則其在人也本安在乎仁是
也

與講說不同與學者講說以此指示之可也若

解釋此章則似不須推至此止就本文發明使其玩
索為善若引而伸之大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

語孟解中此此頗多姑舉其一爾

詩亡然後春秋作章春秋作於隱公適嘗推亡之

後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文定之說頗似費力變風訖于陳靈至孔子之時詩之亡久矣其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要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

君子之澤章小人對君子而小者其在上為政亦

未嘗不流澤也

善之薰陶惡之汙染流芳遺臭皆不能遽息觀紂之俗至康王猶未殊則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者可見矣

小人正是與君子善惡相反者恐非對君子而小者

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程子曰孟子取度公之斯不肖師之意然人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此則果何如哉蓋亦曰審其理輕而已矣

毋遺書此段 戒人尋枚摘彙言孟子只是取度公之斯不肖師之意人却節外生事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蓋戒學者不領不意而展轉滋蔓也上下文極分明細讀可見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人而奪則何以異於庶物哉此非疾而誡之之辭言其理然也又曰而橫逆之

至則非所患也雖非所思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
此章所云如此則與禽獸何擇哉此禽獸又何難焉
雖非疾而惑之然所謂并秋殺盡見存也如有一朝
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意蓋在上文謂若有前面許多
功夫到得非仁與為非禮與行地位則雖橫逆之至
非所患矣所謂與喜之疾勿藥有喜也大意欲學者
移畏外患之心而篤志於內修耳恐不渙添雖非所
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兩句

堯舜與人同耳章聖人雖獨盡其道而立則俱立
達則俱達未嘗不與人同也故曰堯舜與人同耳

怨只須說聖人與人均之意不必推至此

咸丘蒙問臣瞽瞍章天子之父又天子之所當尊
此太極之所以為一古今之通義也

理固如此但不必說得高深何莫非太極只平解文
義自在其中也

書曰旻載見瞽瞍變齊慄瞽亦危若是為父不
得而子也

孟子前章既斷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為齊東野
人之語矣此章後引書指實事辨之舜見瞽瞍變
齊慄盡子道之恭如此是得為父不得而子字若以

感格之端在舜而曰斯謂之父不得而子可矣又以君受教於臣而曰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恐非孟子本意雖下文云在子則知盡事父之道而在臣則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而自後世觀之則云尔已自說破但又子君臣名分不容倒置難為下可字直須謹嚴觀易傳在師中吉辨人臣不能為之功覆盡可見矣

高章問禹傳子章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名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其禪其繼固皆奉天命也但云一名何也亦曰奉天

命而已矣似未親切如孟子論三子不同道其殺一也一名何也曰仁也仁字上更難添語言若云一者何也曰由仁而已矣則可乎

高章問伊尹章謂非予覺之而誰者非不讓也理固若是也又云謂以堯舜之道舜者言伊尹行湯之心也若行道於此而要君之聘於彼則豈所謂道者哉

理固若是然亦有任之意

因其問伊尹以割烹要湯故告之以伊尹所以致湯之聘者非割烹也乃堯舜之道也政如子禽問夫子至是邦心聞其政求之與子貢告以夫子之求之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同意曰舜白求皆困問者之辭
指之使知在此不在彼尔以意逆志讀之自可見不
湏史辨伊尹有心無於舜也舜字文義謂湯往致之亦
頗費力只是伊尹以堯舜之道自致湯之聘非在己
有求也

伯夷伊尹抑下惠章於惡声惡色視聽不加焉則
其立心高而守己固矣

伯夷聖之清者也立心高而守己固恐說得頗輕
又云雖然以三牛而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於伯
夷之風則以為聞之者頌犬廉懦夫有立志於柳

下惠之風則以為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獨不
言伊尹之風所被者廣也

三子似難分高下伊尹得時得位澤加於民所被者
廣故獨不言風耳

萬章問不見詔侯章札之所以謂之門者以其節
之不可越也

以君子所出入故曰門若謂節之不可越則說禮之
防亦得

告子湍水章惟人得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其虛明
知覺之心有以推之而萬善可備以不失其天地

之全故性善之名獨歸於人

自有以推之而下皆是推擴功夫所以盡其性也此章方論性善恐未湏說到此下文又云人之有不善何也蓋有是身則欲得以拘之氣得以汙之欲得以誘之而情始亂情亂則失其性之正是以為不善也亦似未該備品物流歎參錯不齊亦或有得氣之偏駁而不善但其資始者則無不善耳

告子生之謂性章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以言夫各正性命之際則可也

物與與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恐

只說得氣稟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分必不至混然無別矣下文所方則其所謂生之謂性者語雖似而意亦差此則立義甚精

公都子問性與善章是乃仁義禮智之具乎性名也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

此章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也鑠如陵鑠之鑠蓋言仁義禮智非自外來加我實我所固有也性之德也若云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恐與文義不相協

富歲子弟多賴章口耳曰麤字氣故有私者皆得

其同而心則宰之者也形而上者也故其所同者
及隔於有形而莫之能通反躬而去其蔽則斯見
其大同者矣

推其所以然則固如此然孟子之意恐只是舉口耳
日同然分明處使人自顯推隱及求其心之所同然
耳

牛山之木章自旦而出其晝之所為則無非害之
者乎

解旦晝文義恐費力且晝猶俗語所謂朝日云爾
已上並孟子

答學者所問 時為博士

多士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恐是脫簡

呂刑簡字有衆惟貌有稽與簡不聽簡或以為簡
核或以為簡牘

恐是簡牘大邑治獄業牘要得看實使衆人孚信必
渙察言觀色稽之於貺然後得其實苟無業牘之明
驗則不敢聽所以畏天而不敢易也

至德以為道本與崇效天卑法地相類如何
至德以為道本乃以為道之本也君曰至德乃道

之本則非

信近於義和誦人之盟不必後也歷言與王驩言非遠辱也墨子之本無可宗也亦時中之義如何信與恭智可如此說下句似未通

利有悠往向說當作純亦不已看恐亦有時乘有為之意

隨卦義者難立定說也

萃九五匪孚元永貞傳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師有先後豈苗虐暉門有所格絕而氣不通感乎

政當者舜德已至猶自反之意不必深問苗民所以未格

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物恐是物則之物物是物則之物但當深玩不過二字

孔子問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兩霜露與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歆庶物露生與非教也向聞只是飢食渴飲畢竟未曉

此章但當體察不必箋註

禮之教化也徵其止邪也於未敢如齊明盛服佩玉和鸞魚非教化如何

此類皆是

充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知與見孰先後
互言之耳

又

上蔡語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為以雍徹不知
者之所為仁知何別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以為不仁相維辟公天子
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所以為不知

乾之九三不言龍何也

易不當如此者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親如何別

上蔡之說近之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千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不冤二者何以異

以史氏之辯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
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
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傳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
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五既以陽剛居中得正位
乎天位又何所需

在我既盡然後可以望於彼苟未能中正盡道而欲有所需待與是理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明畏明威如何

天理昭明可畏者皆我民之明威也

又

或問相鼠詩說云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竊謂人之處世當平心待物不可有憤世疾邪之心今相鼠詩何疾惡之見也

相鼠詩說盡謂人染汚俗者疾惡不深則不能自脫

特初學者之事耳若既脫汚俗則當平心視物不有憤世疾邪之念也

又問善言德行德行如何可言

善言德行如人說自家中事自然分明

又問中和二字如何

中和二字更渙玩味體會若只欲解說則前人之說固多矣

又問所過者化不知是化人與自化所過者化不必分自化與化人

又問呂辰欲王諸呂王陵固爭平勃不爭卒誅諸

呂不韋事物未遂平勃蚤死則此心將何以自明
如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於後世君子不憾
也君子所信者此心也若顧後世之毀譽是有待於
外也

又

上蔡語錄云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
包之

竊意窮物蓋窮理也萬物各有其理將欲盡之
谷盡其道非研窮工夫則無由得然人固自有
天然之本體純粹清明不待思慮不勞計度過

事觸物而吾胸中一除接焉固有至當之理油
然而生若夫心之容物固所以求其天奈何人
之私意易萌思慮所不及計度所不遠則質理
傷義未能保其不與也往時侍坐詢以易傳中
孚之初九曰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
正矣夫既變則已遠夫天矣虞之則涉於人固
有正不正矣恐亦是此意乞賜詳誨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
足以合天心也來說為近

上蔡語錄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恕其窮理之本歟

竊謂恕之一字要須玩索上蔡語云忠則流而
不息恕則萬物散殊如此則如一貫之理矣夫
人之所以愛物不中節者皆由內外不合彼我
不貫之故耳苟能於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涵養
體察則渾然與物同體之心周流而無間初其
觸物應事文泰而感通焉有不合於理就其曰
恕其窮理之本歟非親切用力此地不及此也

未知是否乞賜詳詢

乍見孺子一段所以示學者因發見處識察此心。

用工之端耳玩味已欲立而立人能近取譬一段則
恕字處可識矣

遺書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濟衆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別曰此子貢未
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
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子曰誠然
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無
四海之外乎是常以為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
不足以名之

竊謂此兩轉問答語眼前既曰仁在事不足以

為聖則是仁之體不可以事見此言正明博施
濟衆之事既不可以論仁又不可以論聖後復
曰博施濟衆事大仁不足以名之則是博施濟
衆竟弊實病非謂仁中做不得博施濟衆事但
以此論仁則不可耳其曰仁不足名之非是小
看仁也前後語若異而意歸無異未知是否乞
賜詳論

子貢之問大而不可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非學有
下工夫處其曰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曰博施濟衆
事大皆此意也但仁不足名之恐記錄有差耳一

字

易傳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惟其心誠一故
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以不可
亨也

竊謂易傳句句字、當作實事看此心苟誠則
赴湯蹈火與有齟齬一不誠焉則出言吐氣亦
不成倫理如孝廉之射入石唐之番人能水行
三十里不噎又如心風人力倍常時與被人之
人竄身於煙火之中而能保全者是其誠一之
所致也未知是否乞賜詳論

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此語有病

又

遺書云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
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竊謂人徒見火之熱而不
知其所以熱人徒見子之存而不知其所以存所
以者安在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說稍近但失於容易未極精微更宜玩索

遺書云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
須是循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
理了雖億萬亦可通竊意通一可以知萬何故須

用循求何故顏子聞一止能知十

所以沒循求者參會文徹然後該貫顏子聞一知十
以其資材言也

遺書云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註云且須
於學上格物不知如何是學上格物

物不外理理不遺物故曰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學
上格物凡有體段氣象可見可言者皆物也

東萊呂先生太史全集卷三十六

東萊呂太史全集附錄第三十七卷

年譜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公外父父曾文清公薨為廣西轉運使公

皇考倉部時在桂林甥館三月十七日時公生

紹興八年戊午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紹興十六年丙寅

是歲年十歲倉部為江東提舉司幹官公隨侍于
池陽十二月八日公祖駕部終于婺州

紹興十七年丁卯

隨侍在婺州

紹興十八年戊辰

四月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

紹興十九年己巳

紹興二十年庚午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是歲倉部為浙東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越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有賦貞覺僧房蘆詩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是年春倉部為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福唐

三月從三山林先生少損之
游汀州長汀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是年二十歲應福建轉運司進士舉為首選下
一月九日如臨安於是林先生入為秘書省正字
是歲有詩由清曉出郊城樓夏詩諸詩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是春試禮部不中赴銓試下等第三人四月七日授迪
功部監潭州南嶽廟因如天台省外祖六月二日
自天台歸福州十月倉部任滿公隨侍歸婺州十
二月十六日如信州二十九日親迎于韓良新

建州建安縣元吉之女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四月二日公歸自信州以韓夫人廟見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十一月初四日廿率年至

紹興三十年庚辰

四月嶽祠滿六月赴銓上等第倉部亦以祠滿赴
闕授岳州通判館于伯舅糧料院曾公原伯逢寓
舍於是籍溪胡先生原仲憲為秘書省正字汪公
聖錫應辰為秘書少監公皆嘗從遊八月歸婺州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正月十三日授嚴州桐廬縣尉二十三日子岳孫
生兩旬而夭是歲五月壬公十明為大宗正丞十
二月林先生少穎出為提舉福建市舶皆過發來

訪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正月八日公知信州於是韓公元吉為司農寺主
簿公以夫人歸寧三月二十八日歸自臨母四月
倉部用從臣薦差知黃州六月初七日子存孫生
是月十二日倉部之官黃州公侍母夫人如越中

外家時伯舅通州紹興府事六月二十三日韓夫
人卒于臨安是日公自越如臨安八月以韓夫人
之喪歸發九月二十六日葬韓氏于武義縣明谷
山所生男亦大令如越是歲癸酉浙轉運司解第
人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春試禮部奏台第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
迪功郎又中博學宏詞科六月七日特授左從政
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制詞勅左迪功郎
宗學教授呂某唐之科矣此音多而輕故有食餽少
之誠然連中百亦

當世也兩兩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叙起升
是亦常與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中書舍人
錢周
初行

隆興二年甲申

四月公知黃州八月侍倉部赴闕奏事九月如徽

十一月如浙西閏月歸婺州

乾道元年乙酉

八月倉部之官池州公侍母夫人以十二月至郡

乾道二年丙戌

是年年三十歲十月倉部自池州召歸為郎先知
臨安公侍母夫人歸至建康十一月一日夫人以

疾終于舟中公護喪歸歿

乾道三年丁亥

正月二十三日葬夫人曾氏于明招山客部謁告

歸會葬四月如臨安省待五月後歸明招冬在明

招學子有來講習者

乾道四年戊子

秋自明招歸城於是倉部出知江州待次尋改知
吉州冬授業曹家巷始有規約及左氏傳議是歲
修東萊公家傳

乾道五年己丑

二月從吉二日如宣城省外氏三月四日還自宣城
五月如德清因遊靈洞有戲衍字序二十日親
迎于韓氏實元妃之廿六月初六日除太學博
士待闕制詞勅左從政郎呂某善自京師而教
化系於太學博士員又所以善其說以誨
詔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承其業文無
香好由門蔭得官而一日連中兩科聲華藉甚
論編之玄用權爾重席上序之誦說使夫傳古
通經之士輩見於時則多稱職可特授依前左從
政郎太學博士替王信年八月十一日歸自德清
滿闕中書舍人胡沂行以韓夫人廟見二十五日改添差嚴州州學教授
以進旨中郎官待次名補外故也二十七日如一
衢見汪公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十八日之官

嚴州二十一日文事是歲有己丑規約及謝遣初
學約束九五月又有己丑課程己丑所編至嚴有春
秋講義

乾道六年庚寅

廣漢張公拔為守公有為張公作乞免丁錢奏狀
及謝表又編次闕範張公為之序五月初七日除
太學博士制詞勅左從政郎呂某善自京師而教
化系於太學博士員又所以善其說以誨
詔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承其業文無
香好由門蔭得官而一日連中兩科聲華藉甚
論編之玄用權爾重席上序之誦說使夫傳古
通經之士輩見於時則多稱職可特授依前左從
政郎太學博士替王信年八月十一日歸自德清
滿闕中書舍人胡沂行兩學優多士想遺風惟累葉之相門者一時之才
子下惟授業共尊董相之風茲名自於伴官俾入臆
於學有以慰諸儒之望庶幾師道之明尚副予如
益推所學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權中
書舍人王拒行閏五月四日公自嚴陵歸發八日會諸生

千麓澤有規矩七事九日復還嚴陵遂如臨安是
月倉部之官吉州十二月十九日無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台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
為郎無講官與公同巷居吳興芮公燁為國子司
業與公共修學政明年春芮公多祭是歲有輪對
創子及太學策問及為門人定喪葬禮

乾道七年辛卯

四月二十二日螺女生五月十三日韓夫人卒六
月請告歸癸十七日葬韓氏于明招是月倉部自
吉州奉祠七月六日公如龍游遊倉部八月侍倉

部 與宰相書請祠侍親不許是月二十四日

以通歷任四考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九月十二

日除秘書省正字兼職如故制詞勅左宜教郎官

美俊之林卿相之節也博采時在後或季而後授

選任加此不己精乎爾某連中儒科有窺古之學

爾或世濟名德有康時之心其徑觀未見之書沈

浸淫源以就遠器朕將收其用焉可依前作中書

舍人趙是歲祭酒芮公太史劉公夙詹事王公明

皆卒公有祭酒祭酒文王詹事挽章及為宰臣虞

乾道八年壬辰

母挽章

春為省試考官在試院聞倉部屬疾清告歸肇二月四日丁憂復修喪葬禮定祭禮十一月三日葬倉部于明招山是歲螺女亦大

乾道九年癸巳

是歲諸生復集講尚書有癸巳手筆七月薜常州季宣卒八月劉子澄及陸子壽來十月陸子壽復來公與同觀實錄有實錄節

淳熙元年甲午

正月以韓尚書元吉守廢啟遣諸生始編讀詩配閱春秋左氏傳有標抹本劉子澄未三月秘明招

四月從吉五月十三日如三衢二十六日陸子靜自臨安來六月一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三日主管台州崇道觀八月二十八日如越潘叔度偕行九月二十七日歸自越有入越錄十二月過烏石是歲魏元履卒有挽章又有哭茵祭酒十詩薛常州墓誌喬德瞻墓誌及左氏手記

淳熙二年乙未

春在明招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潘叔昌從留日餘同觀閣洛書輯近思錄朱編修送公于信州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

交皆會留止旬日歸至三衢又留旬日廼歸有入
閩錄七月自明招鄭武義之上稿會葬因遊劉氏
山園有綠映亭諸詩八月一日復歸明招閱通鑑
有標抹本學子多來講習者閏九月五日還城是
歲有乙未午等十二月十九日端明汪公卒
淳熙三年丙申

是年年四十歲正月十二日如三衢哭汪公有祭
文十八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五日磨勛轉奉議
郎三月二十三日文華年歸于潘景良二十八日
往會朱編修于三衢四月十日歸自三衢七月十

日遷整千右司宅復編讀詩記八月十七日遊霏
洞九月十九日遊赤松十月一日如越二十六日
由明招歸是日除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以重修 徽宗皇帝實錄用禮
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李壽之薦也
制詞勅奉議郎呂某士君子之所履觀易之履畫
矣毋紊分而守正館閣諸才所期在此以爾守有
宮庭學有繁瓊醇靜朴茂亦聞于時為郎司編修
贊筆削必有可觀更思履道當知刑行之為難養
各之不易也 可特授 院前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權中書舍人陳
駿十月二十九日如臨安十一月五日供職是歲
有林安之邢邦用墓誌

淳熙四年丁酉

三月九日實錄院進 徽宗皇帝實錄二百卷四

月二十九日以興修實錄有勞轉承議郎罷檢討

仍並史職 編制詞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呂某右可特授

承議郎守秘書省著作郎重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並權司封郎官傳伯壽等昔唐開元實錄院

厄於興慶殆無存者其後搜得一二雖相繼有以

家藏未上亦宜遺事邪惟我徽祖臨御寓內二

十有六載禮樂庶事罔不備具記注所載中更散

逸故紹興間哀集成書尚多闕畧僕下明詔後如

纂修爾等皆以興學良多傳聞強識編纂其間宜

特文直事核而比書增多百卷斯亦勤矣鑒閱奏

帝舍之歎嘉威進文階以百卷勸可依前件推中

書舍人劉十一月二日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煒之

季廿九日被旨校正聖宋文海公請一就刪次斷

自中興以前十六日有旨從之是歲有論對劄子

二看林先生少穎卒有祭文 明年夏

淳熙五年戊戌

春為殿試考官三月十三日磨勘轉朝奉郎四月

二十三日除著作佐郎並史職制詞朝奉郎行秘書

史院編修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奉郎行秘書

省著作佐郎並國史院編修官並推太子侍講書

者著作佐郎並國史院編修官並推太子侍講書

者著作佐郎並國史院編修官並推太子侍講書

成命既叶於公言副我虛懷更恢於遠六月十三

業可依前件推中書舍人劉孝懸行

日垂權禮部郎官以與修中興館閣書日書成進

御減二年磨勳九月十二日

車駕幸秘書省觀書賜宴翌日內出近體詩一首

賜群臣賜以秋相史治以下王輔才戴煥寶章舊紳

列侍吹秋光喜開芸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

誓古右文慙菲德禮賈下士法前五欲臻至洽觀

歆洽更鑿嘉丞相以下皆進詩公進和篇一首及

代宰臣恭書御製下方又代宰臣作謝表二十七

日以幸省恩轉朝散郎制詞朝奉郎行秘書省著

書者禮部郎官呂某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件除

之也朕仰遵太皇太后之旨皆極一時之選

以修榮寵居官其間進秋一等稽之意于此見矣

數朕之精白一推中書舍人鄭丙行十月十七日除

碎可依前件推中書舍人鄭丙行十月十七日除

著作郎兼職如故制詞朝散郎編修官並權禮部

郎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編修官並權禮部

吏國史院編修官並權禮部郎官呂某右可特授

朕聞隆興以來著記近稱整齊尚慮未盡直筆建

於朝咸謂爾某不流有之器也朕聞之亦喜焉

或而館閣之士其權各修乃職尚何慮哉朕一朝

今見之咸副所望可依十二月十四夜感未疾給

前件中書舍人陳駿行

假半月將浴是歲朱秘書元晦起知南康軍
淳熙六年己亥

公自歲前感疾請祠正月十一日詔與州郡差遣
十六日又詔與添差參議官差遣免謝辭二十四
日樞密使王淮宣旨問所編文海次第公遂以
其書繳中三省以進二月三日得旨呂某編類
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直秘閣四日又遣中使李裕
文宣賜銀絹三百疋兩公具表謝且辭免除職時
中書舍人陳駿繳公直閣之命以為推賞大優尋
奉聖旨館閣之職又史為先令所編次採取精

詳觀其用意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制詞
散即呂某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以爾編類文海用意是深採摭精詳有益治道富直秘副寵良多
爾當知思之有自即行之不誣用渴報焉人斯無
議可特授依前朝散即直秘閣中書舍人陳駿行
駁既繳駁不行故假公辭免職名至再竟不允乃
王言以富誣誣云
拜命所進文海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
大為之序三月二十四日出修門公未疾至是始
可扶持就輿四月七日買舟東歸十三日至婺公
之祖駕部自南渡轉徙終於婺州家遂富勢田廢
地為居公始以屋歸官買宅城西隅及是遷焉
六月七日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七月二十

八日天人芮氏卒九月十五日葬苗氏于明招十月陸子壽來是歲復修讀詩記及有尚書講義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七年庚子

昭有日記初作大事記建家廟修宗法及祭禮四月陸子壽來十七日磨勳轉朝請郎九月二十五日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公辭十月十二日添差兩浙東路毋樞司參議官又辭十一月二十二日主管亳州明道宮是歲張荆州陸子壽皆卒祭張公文及陸先生墓誌周子充為參政

事公有

子充

書

淳熙八年辛丑

定古周易十二篇編歐公本末閱熙寧奏對又有生右錄卧遊錄七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有上十一月三日葬明招

壙記

宋故朝請郎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
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
自壽春徙開封遂為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
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弼中
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享氏文氏皆贈碩人考
諱大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
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特仕郎監漳
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
入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郭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

愛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郤官待次者補外添差
嚴洲州學教授踰年後除太學博士並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石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丁先考
憂免喪或管台州崇道觀石為秘書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佐郎兼權禮部
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
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討佐
况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
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入
於寧享年曰十有五兩娶

佛之論而不至於甚惜士友如待子姓而
持論不阿別白是吾如持水鏡而不事於察著書立
言粹然一出於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於州縣亦
其心焉蓋其造詣精深本末具舉用志不分必欲至
於聖賢闔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
信為先以窮經躬行為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
有得焉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富於學假官屋以居其
地在先孝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季故
在學之日最多四方學者幾於雲集橫經受業皆在
於此晚始買屋於城之北隅以舊居歸之官公之亡

既二十有七載是為開禧之三季邦之士夫及其門人請於郡欲以舊居之手為堂以祠先生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出錢五十萬屬掌書記宜君繒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潘君頤孫實董斯役郡寮及其門人合力以佐費庀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秋為屋總十餘楹外門五間祠堂及前軒各三間又欲前為一堂扁以震澤書院以存公之舊且為後未講習之地後為遺書閣以度平日所看如大事記讀詩記閩範近思錄春秋尚書講義家法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遠並後而工費

嘉定二年歲次己巳十二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

子揚明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趙善下師僚屬郡學諸生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東萊先生太史呂公之靈嗚呼聖學之傳惟曾與軻代亦不乏或疵或訛土載而下獨我伊洛洪鐘大鑄更奏送作中雍世變五六十其徒喪淪寂寥靡傳南軒傲憫褒然為福東萊晦菴鼎峙相望惟三先生相與瑳切扶偏異其表裏洞徹於是東萊講學雙溪執經問進士如雲來或涉其瀾或窺其室心傳口授隨各有得既授以口後紀于編流行天下咸宗其言名

位弗充匪其所奉阿尼訂謨匪其所慮馳騁上下博
極群書議論文章皆其絢餘翊絃授教厥功獨偉人
亡書存澤流罔既亡澤流祀乎不宜措紳學士于
其尸之乃即故居後撤而廬象於是設書於是儲惟
時名卿大書深刻先生之德益水興極善下無似假
守于茲邦人首祠率屬與俱越郡博士諸生領
辭爰靈以詔厥後

祠堂奉安諸生祭文

昔有先生講道雙溪涵泳洙泗沂泓洽伊多士誠
道益尊文教日振帝眷儒宗趣還

之禮殿

巡鄉黨之所階等

度廼詢

今日載修輒依六偉之聲用相百夫之役

兒郎偉拋梁東自昔墻隣老子宮門外一株文杏樹
依然猶是魯墻紅

兒郎偉拋梁西震澤平寬下有睽嚴光祠下交沂水
來亡何輸不盡溪

兒郎偉拋梁南疊嶂如屏擁屋端當年寄傲陶窓下
標亡清風六月寒

兒郎偉拋梁北屋後參差万竿竹遺書尊閣在高樓
付與侯芭十年讀

兒郎偉拋梁上神物護持安用牡丹搵刻擁廟多文
未識此堂直實相
兒郎偉拋梁下石砌苔階勤掃洒遶道幢、日往來
過者猶應先下馬

伏願上梁呂後家庭靜吉鄉國平康凡我交朋共
持門戶樂天知命視富貴如浮雲蹈矩循規坐競
虛為席薦庶斯堂之不朽而吾道之尤光常廟裔
房水庇俎豆拜丹青之肖象儼如函丈之前聞金
石之餘音豈計百年之後

東萊呂太史全集卷第三十七

